



丛书

魏晋玄学

高蹈飘逸的闲适人生

王德有

著

就实而论，它确有深奥微妙之处，不然的话，何以称之为「玄学」？然而并非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要知道，立于玄学之巅的风流才子王弼仅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而不少玄学名士，如裴頠、欧阳建等，离世之时也不过三十出头。玄学奥妙，正因为其奥妙，所以才涵有无穷韵味，使人为之倾倒；玄学可探，正因为其可探，所以勇者先登，得以领略其中的无限风光。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慢生活主义丛书

魏晋玄学

高蹈飘逸的闲适人生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玄学：高蹈飘逸的闲适人生/王德有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0. 4

ISBN 978 - 7 - 5473 - 0132 - 6

I. 魏… II. 王… III. 玄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
时代 IV. B235.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8833 号

魏晋玄学：高蹈飘逸的闲适人生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152 千

印 张：11.5 插页 2

版 次：2010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250

ISBN 978 - 7 - 5473 - 0132 - 6

定 价：24.00 元

写在前面

在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以外，还有一块精神沃土值得我们留恋。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是老聃、庄周、列御寇等。他们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是“以自然为宗”，最后的归宿是心游于物外、不为世俗所累。他们的超然、洒脱，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

他们崇尚恬淡无为，主张顺应自然，“夫水之于为也，无为而才自然矣”，懂得了这些道理，无疑会让那些心比天高、事事强求，以致把自己弄得身心疲惫的人去重新认识人生的意义；他们反对约束，提倡恢复本性，“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这些让那些带着面具生活却又向往率性人生的人找到了隔代知音；他们甚至主张离群索居，回到那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至德之世”，在那里“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缘而窥”，而这也让那些羡慕田园生活、渴望内心宁静的现代人无比向往。

假如浑浑噩噩，则人同于兽；倘仅巧取豪夺，则人不如兽。任科技如何发达、物质如何丰裕，这些都不能解决人的精神需求。贫穷未必痛苦，富贵未必开心，因为人的一生，除了需要物质以外还

需要有精神慰藉、心灵寄托。为此，主张“慢生活主义”的人越来越多，“慢生活主义”不是懒惰，不是拖延时间，而是在生活中找到平衡，它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调节方式，更是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快的时代让我们得到了太多，但同时也让我们失去很多很多，我们的情致、爱好、自由以及坦然都让快的时代带走了，“慢生活主义”主张者提醒生活在高速发展时代的人们，不妨找个时间将脚步稍作停留，来关注一下自己的心灵和周边环境。

基于此，我们出版了这套“慢生活主义”丛书。虽然我们习惯将“老庄”作为道家的代名词，实际上先秦道家创始于老子，发展于列子，而大成于庄子，魏晋时期又发展出了玄学，所以我们这套丛书分别有《老子智慧》、《庄子神游》、《列子御风》和《魏晋玄学》。在心为形役、物欲横流、世道冷漠的时候，尤其需要这些素朴的、本真的、恬淡的思想甘泉来滋润心田，阅读这些经典，相信除了能让你找到不快乐的原因和要快乐的理由，还能让你汲取先哲的智慧，用更超然的心态更乐观的心境对待你的事业和人生。

目 录



写在前面

绪论 魏晋玄风

1. 三玄妙理 2
2. 玄风振起 5

第一篇 贵无学说

1. 以道为无 17
2. 以无为本 19
3. 以静主动 26
4. 执一统众 28
5. 圣人体无 30
6. 贵无评述 34

第二篇 崇有学说

1. 无不生有 44
2. 有不归无 46
3. 物各自生 47
4. 因性而任 50
5. 生必体有 53
6. 崇有评述 55

第三篇 非有非无

1. 一切因缘 64
2. 有非真有 66
3. 无而非无 68
4. 有无致一 69
5. 两非评述 70

第四篇 动静不异

1. 物不往来 78
2. 形随年往 80
3. 动静评述 82

第五篇 越名任心

1. 攘臂立仁 92
2. 君子无措 94
3. 循性而动 96
4. 自然一体 98
5. 徜徉浮腾 101
6. 任心评述 104

第六篇 声无哀乐

1. 声音无常 110
2. 外内殊用 112
3. 同出不异 114
4. 尽于舒疾 117
5. 借难立识 119
6. 移风易俗 122
7. 声情评述 124

第七篇 言意之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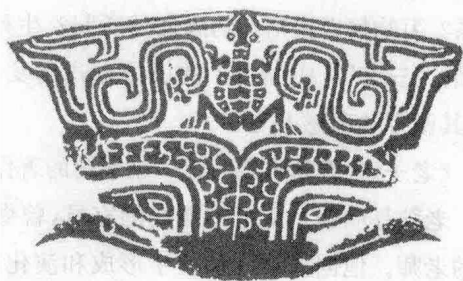
1. 言不尽意 129
2. 得意忘言 132
3. 言尽意说 134
4. 言意评述 136

结语

附录

- 老子道德经注 144

绪论 魏晋玄风



1. 三玄妙理

玄学，是中国古代以解说、阐述、发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主要特征的一种学说。因为当时处在公元三四世纪左右、三国之后的魏晋时代，所以人们又称之为“魏晋玄学”。

“玄学”之意，是从《老子》、《庄子》和《周易》身上吸取来的。在中国古代的人们看来，《老子》、《庄子》和《周易》是三部深奥奇妙的书，其内容之奥妙，真可以说玄之又玄，所以称之为“三玄”，而把研究和发挥“三玄”的学问称为玄学。“玄”，即是深奥奇妙的意思。

要说“三玄”，也真够深奥奇妙的，天地人生无所不及。

人生在世，抬头所见，浩瀚浑朦、幽深洞远，低头所见，苍苍茫茫、敦厚坦荡，这就是天地。日月轮回天地之间，周而复始，明晦更替，永无止息，这便是寰宇。好奇求知的人类立于天地之间，不禁要问：天地由何而来？寰宇有无边际？日月何人所推？星辰何物所系？万物何以繁衍？物灭何处所归？生死何所主宰？人生何所遵循？“三玄”从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出发，探寻并解答着这些问题，其微言妙理撼人之心。

《老子》是春秋末期大哲学家老聃的著作。

老聃是周朝皇室管理典籍的官员，曾做过中国古代大圣人孔子的老师。他创立了一种寰宇形成和演化的学说，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景仰。古代称老师为“子”，所以尊称老聃为老子。老子晚年辞官隐居，经过函谷关时，守关令尹喜向他求教，他为尹喜写了一部书，一共五千余字，后人以老子的称号命名它，称为《老子》；又因其谈“道”论“德”，所以又称《道德经》。

2



《老子》、《庄子》和《周易》是三部深奥奇妙的书，其内容之奥妙，真可以说玄之又玄，所以称之为“三玄”，而把研究和发挥“三玄”的学问称为玄学。



《老子》融汇了老子的寰宇学说，认为天地生成之前整个宇宙浑浑茫茫，朦朦胧胧，没有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形象、声音和颜色，之后才产生出了天地万物及人类，人死、物灭之后，又回到原先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好像供给天地万物生灭、往来的一条大道，所以称之为“道”。“道”没有形象声色，所以又称之为“无”；天地万物有形象声色，所以又称之为“有”。整个寰宇由无到有，由有到无，自然而然地循环不息，没有任何神仙主宰。这种没有任何意识力量支配、寰宇自然演化的情况，称之为“无为”。无意识作为而寰宇之所以能够循环不息，原因在于“道”中含有相反两种力量，这便是阴阳。寰宇在循环，事物也在循环；由兴到衰，由衰到兴；由强到弱，由弱到强；由进到退，由退到进；由取到予，由予到取。因此，圣人无所作为而又无所不为，以退为进，以予为取，以柔胜刚，处弱而至强。这便是老子的基本思想。

《庄子》是战国时期隐士庄周及其弟子们的著作汇编。庄周曾做过管理漆园的小官，之后隐居不出。楚国君王听说他很有学问，派人送去厚礼，并以很高的俸禄请他去做宰相，受到他的嘲笑。在他看来，千金和相位虽然利重位尊，但与将要用来做牺牲的牛羊一样，只是为国君宰割而喂养，全然没有享受自由的快乐。他宁肯做一个摇尾于泥塘的泥鳅，也不去做受君王管制的高官，享受荣华富贵。在《庄子》书中，他发展了老子的思想，认为宇宙原本是一个什么区别、什么差异也没有的浑然一体的东西，称之为“大同”、“大通”、“大一”，之后产生了有区别、有差异的天地万物以及人类，但这些东西都是暂时的，最终又将消亡而回归于“大同”、“大通”、“大一”之中。因此，万物都是虚而不实的，人生犹如过世烟云，说到根本上都是一致不二的。彭祖相传活了八百岁，可以说长寿了，但比起天地日月来，真可算是一晃而过，短得无法言说；婴儿夭折，可以说是寿命太短了，但比起只能生活一日之晨的朝菌来，又可以说是长寿了；泰山可以说是很大很大了，但与太空相比，小得像个米粒；毫毛细小纤微，但与更小的东西相比，大得又如丘山。依照这样的道理满可以说：天下没有比秋毫之末再大的了，然而泰山却很小很小；天下没有比天儿长寿的了，然而彭祖却算短命；天地与我同生



同死，而万物与我同为一体。

《周易》原是周朝的一部算命书，它用五十根小草排列组合，从其中的数目变化推测天地及人事变化，因此称之为“易”。“易”，即变化之意；“周易”意指周代推测天地人事变化的书。

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纷纷写书，解释《周易》，因此《周易》便有了《易经》之称，解释《易经》的书称为《易传》。“经”，指具有典范、根据意义的书；“传”，指阐述经书意义的书。由此，人们所说的《周易》往往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

传于后世、影响较大的《易传》有十种，亦即《彖传上》、《彖传下》、《象传上》、《象传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其中尤以《系辞上》、《系辞下》影响最大。

《易传》宣传一种思想，认为天地万物都由两种因素构成。一种禀性晦暗、柔弱、退缩、顺随，称之为“阴”；一种禀性明朗、刚强、激进、自执，称之为“阳”。阴阳相互交替、更迭，从而造成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阴阳交替更迭是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则，像轨道一样规定着一切变化，所以称之为“道”。

这里所说的“道”与老子所说的“道”不完全一样，是规则的意思。在《易传》看来，天地万物运动变化，表现在外，可以看到、听到，是有形的，受阴阳交替更迭的规则支配，所以称为“形而下者”，意谓有形的被支配的东西；阴阳交替更迭的规则，存在于天地万物之内，看不见、听不到，是无形的，支配着天地万物的运动变化，所以称之为“形而上者”，意谓支配有形万物的无形的东西。《系辞上》将这种思想归纳成两句话，即“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历代学者述其大意，千古不息。

《老子》、《庄子》、《周易》虽然奇妙深奥，但并非任何时代解说、阐述、发挥它们的学说都称为“玄学”，而仅仅限于魏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魏晋时期掀起了一股高谈阔论三玄妙理的风气。

2. 玄风振起

元末明初长篇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一位大名鼎鼎、善弄权术、诡诈残暴的人物，姓曹，名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生于东汉末年。此人借助天下大乱、群雄四起之机，窃取了汉朝大权，位居丞相，挟天子而令诸侯。又以其强大之势，迫使汉献帝封其为魏王，从此汉室日衰而曹势日盛。

公元 220 年曹操身亡，其子曹丕继承魏王之位。同年，曹丕废除汉献帝而自立为帝，国号为“魏”。

魏国传位 5 世，延续 45 年，被司马氏篡权。

司马氏先祖司马懿原在曹操手下任职，魏国建立后曾任大将军，挥兵与蜀国军师诸葛亮争雄，屡建大功。魏帝三世曹芳幼年继位时，司马懿与皇族曹爽共辅国政，之后杀曹爽而专国政。

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和司马昭先后任魏国大将军，专国政。魏帝第五世曹奂之时，司马昭自称晋王。

咸熙二年（公元 265 年）司马昭死，其子司马炎废除曹奂而自立为帝，国号为“晋”。

晋朝传位 15 世，延续 156 年，于晋恭帝元熙二年（公元 420 年）亡。

从曹丕建魏，至晋朝灭亡，史称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随着汉朝的灭亡，学术空气发生了很大变化，由原先尊奉儒家学说转而崇尚道家学说。

儒家学说是由春秋末期的大学问家孔子创立的。那时人们把从事婚丧嫁娶礼仪的人称为“儒”。孔子少年时代曾为人主持过婚



所谓“仁”，指体谅他人、安抚他人的态度；所谓“义”，指校正自己、约束自己的精神；所谓“礼”，指等级身份及合此身份的礼节仪式；所谓“智”，指对人伦道理的通达；所谓“信”，指说到做到，诚实无欺。

丧礼仪，所以将他创立的学派称为“儒家”。

儒家的主要特征是提倡仁、义、礼、智、信，律己正行。

所谓“仁”，指体谅他人、安抚他人的态度；所谓“义”，指校正自己、约束自己的精神；所谓“礼”，指等级身份及合此身份的礼节仪式；所谓“智”，指对人伦道理的通达；所谓“信”，指说到做到，诚实无欺。

这种学说与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历来分道而驰，大相径庭。

道家主张与人为善、报怨以德。认为圣人常善救人，所以不抛弃一个人；常善救物，所以不抛弃一个物。但是人的慈善之心是自然而然的，父亲自然会爱他的儿子，儿子自然会孝他的父亲，用不着以仁、义、礼、智、信来约束。仁、义、礼、智、信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用它来约束人的行为和心性，就有了虚假成分和人为因素，人们之间的亲爱慈善就失去了自然和真实。所以，他们提倡断绝仁义，恢复人自然的慈善本性。把这种思想概括成一句话，就是“自然无为”。

汉武帝时，有一位儒家大师，名为董仲舒。他认为儒家学说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安定、和谐，有利于百姓的教育、训导，汉朝既然在政治上统一了天下，也应该有一个一统天下的学术思想。而在诸种学说之中，儒家学说最为合宜。于是他向汉武帝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意见，以儒家学说为正统，其他学说尽管没有完全禁止，但却处在被压抑的地位，道家学说虽然还比较流行，但也归于被排斥之列。

汉朝一统天下 400 年，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上几度繁荣景象，使中华民族确立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成为东方巨人，其历史功勋不可磨灭。但与此同时，特别是在后期，在朝的豪强达贵，乃至皇帝，一方面打着儒家仁、义、礼、智的旗号，标榜自己的慈善仁爱、公正无私，一方面又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残害百姓。他们的腐败和伪善，一方面摧毁了自己的江山，一方面玷污了儒家学说的声誉，应验了道家之言，显示出儒家学说在发展过程中渐至增长的虚伪及造作。由此，人们开始怀疑儒家学说，而从老子创立的道家学说中探讨天地人生的道理，从而振起了玄风。

玄风是从评论人物刮起的。汉代有评论人物的制度及风气。开始是由乡里推荐贤士，层层上举，列举其优秀品德，以供皇帝选拔任用，之后渐渐形成对一般人物的评论、褒贬。

在儒家学说处于独尊的时代，衡量人主要从道德品行高低来看。而道德品行之中，以孝顺父母的行为最为高尚。儒家认为“孝”是最根本的德行，因为人都是由父母生养出来的。父母赋予了子女生命，又育养子女长大成人，父母便是子女的天地和根本。因此，子女不但应当敬爱父母，尊重父母，而且应当遵从父母之命，继承父母之志，这样才可以配得上人的称号。按照这种观念行事，便称之为“孝”，背逆这种观念行事，便称之为“孽”。儒家的祖师孔子崇尚“仁”，但把“孝”看作是仁的根本，认为人如果行孝，便不好犯上作乱。战国末期秦国国相吕不韦的门客作《吕氏春秋》，认为刑罚类型大约有三百之多，其中最重的是用来惩治不孝的。到汉代乡里推举贤士，以孝为最优秀的品德，因此推举上来的贤士被称为“孝廉”，推举贤士的制度被称为“举孝廉”。

汉代末年，孝廉徒有其名而无其实，成了一些豪门大族子弟欺世盗名、升官求仕的一条途径，世有“举孝廉，父别居”的诗句，讽刺孝廉的虚伪。因此，尚孝的观念开始削弱，出现了做人以“仁”为先还是以“孝”为先的辩论。这一辩论表面上是儒家学说内部关于评论人物的着重点的歧议，实际上反映了对汉代儒家学说的怀疑，由此引发了非儒家的各种学说，特别是道家学说的振兴。

当时有一位学者，名为延笃，曾做过议郎侍中、左冯翊、京兆尹等京中之官，很受皇帝赏识，后告病退休，在家教书。他认为“仁”和“孝”都是人应当具备的品德，不好分主次、先后。如果非要分的话，可以说“仁”的品德更为高远。因为“仁”的主旨在于施爱于万物，而“孝”的主旨在于尽心于亲人。施爱于万物则有助于周济、资助事物的成功；尽心于亲人则有助于培育、存养自身的道德。周济、资助事物的成功则功绩弘大，培育、存养自身的道德则事小功少。因此，虽然按照古人的说法，“孝”是“仁”的根本，“仁”是“孝”的枝叶，根本先生而枝叶后萌，但是枝叶庞大而根本却无法包容它。由此看来“孝”居先而“仁”为大，各有各的优劣。他以管仲及



曾参为例说明仁孝之间的优劣关系。

管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卿相，辅佐齐桓公治齐，使得国富民强，成为一霸。孔子赞扬他，说他匡正天下，使百姓长久受利，是大大的仁德。曾参是孔子的弟子，他自述说：他做小官时，俸禄微薄，但却感到很愉快、欢欣，因为父母在世，他可以服侍；父母亡后，他到南方做了大官，俸禄丰厚，却向北而哭，因为不能服侍父母了。孔子认为他懂得尽孝的道理，授命让他作《孝经》。

延笃认为，天下人评论人物没有不赞赏管仲、曾参的。他们二人或行仁或行孝，都在行人之道。仁、孝本为一体，不可分割，然而表现形式却不一样。管仲之仁在于成就大业，有功于民；曾参之孝在于修养心性，以至大德。所以，论功大，则称管仲之仁；论德先，则称曾参之孝。二者各有所长。

延笃的这番议论，虽然并未完全突破儒家以仁义道德为标准来评论人的观念，但已萌生了变更这种观念的萌芽。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动摇了汉代儒家以孝为根本的绝对至上性，它虽然承认“孝”是“仁”的根本，但认为“孝”的品德并不包容“仁”的品德，“孝”的影响小而“仁”的影响大，在品行中各有各的价值。二是在汉代儒家的人物评论标准中补充了功利的因素。

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只修身而不谋功利的行为准则，之后，汉代评论人物便形成只重道德志向而轻视行为结果的风气。延笃的仁孝之论，一方面强调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认为个人道德修养只是做人的起点，而其归宿却在周济、资助万物，做大事而成大功上。他将功成事就与个人道德修养等量齐观，认为它们一致不二，甚至还说行“仁”功多，所以要比行“孝”更为高远。这样一来，则含有突破儒家评论人物标准的趋势。

看看延笃的处世态度，更可以感到他在原有的儒家心境中沁入了老子和庄子的精神。当他告病退休之后，他的好友李文德在京师常向在朝公卿颂扬他的品德和才能，意欲让他再度出山。他得知后，写信劝阻说，他在家闲居，早上读《周易》、《尚书》、《礼记》、《春秋》，晚上逍遥于亭楼阁堂，吟诗作赋，忘了天高而在上、地厚而在下，不知世上有人，已有身躯，好像战国乐师高渐离奏乐而旁若



无人，犹如汉代名儒高文通读书而不知暴雨。自认为成人以来，为人臣而无不忠，为人子而无不孝，以此入九泉之下见先君、远祖而无愧于心。在他看来，人生在世，如此也就知足了，无有他求。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尽忠尽孝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反映了他深受老子退隐思想及庄子逍遥思想的影响。

老子主张“功成身退”，认为一个人在事业上成功之后应该即刻引退，这样可以功业永存、名垂千古。不然的话，成功会转化为失败，荣耀会转化为耻辱，甚至引来杀身之祸。庄子主张“逍遥外”，认为寰宇之内各种事物都有局限。小雀体小力弱，只能上下跳梁而不得高飞，大鹏振翅九万里，也还要有个落脚之处，它们尽管志向不同、性能各异，但却都受到各自条件的限制，不得自由。只有不分大小、远近、高低、阔狭，泯灭一切差别，顺着自己的自然禀性任其起落，使自己的精神融汇于寰宇之外的“大同”境地，才可以自由自在、逍遥无碍。处在那种精神境地，便忘掉了物，也忘掉了我，忘掉了身体，忘掉了聪明，其乐无穷。


在汉代，老庄思想一直流传未息，所以延笃这种评论人物的观点及处世态度并不罕见。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思想开始从民间向上层学界转位，它不但侵袭了相当一批像延笃这样的士大夫，逐步在这些硕儒的头脑中替代着儒家学说的地位，而且还影响了皇帝。

在汉代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实施二百年之后的延熹八年，即公元165年，汉桓帝两次派遣大臣前往老子故乡陈国苦县祭祀老子；陈相边韶作《老子铭》，将老子描述为神。第二年，汉桓帝又亲自在洛阳濯龙宫祭祀老子，并用花纹毛织品作祭坛装饰，用纯金扣器设华盖之座，奏祭天之乐。这些都是玄风振起的前奏。

到汉末魏初，评论人物更是突破了汉儒以道德为标准的模式。汉献帝的丞相曹操主张唯才是举，轻视个人德性。之后兴起了人的才能与人的德性之间关系的大辩论。

魏国关内侯刘劭著《人物志》，把人物分为圣人、德行、偏材、依似、间杂五种类型。认为圣人是最高尚无比的，而其他四类则都有所偏。“德行”，具体而琐碎；“偏材”，只有一技之长；“依似”，仅只好像有一技之长；“间杂”，没有持久的特长。它们都不完善。



 老子认为，圣人没有欲望，没有追求，没有好恶，无所作为，愚钝无知，像婴儿一样，一切都顺应着自然变化。正因为他无所作为、一切顺应自然变化，所以能成就一切、无所不为，就像麦苗不用去拔而会自然生长、以手助长会促其死亡一样。

“圣人”之所以高尚，在于他无所不包，无所不舍，在自己身中融会了各种性能。也正因如此，所以他也就不表现出任何特征，没有语言可以描述。说他是咸味而其中并不含有盐分，像是淡薄的水而无醇厚之态；说他质朴纯洁而又并不寡素单调，像是内蕴文彩而无绘画痕迹。正因如此，所以他能施展威势而又能开怀容人，能雄辩诘难而又能闭口不言，变化没有止境，而以通达事理作为节制。

刘劭对圣人的这种描绘，与儒家大相径庭，而趋向老庄之谈。孔子把能广泛周济他人的人称为圣人，孔子弟子子贡把仁爱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圣人，孟子把仁爱信义而能融会贯通的人称为圣人，他们都把圣人与仁爱的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

老庄则不然。老子认为，圣人没有欲望，没有追求，没有好恶，无所作为，愚钝无知，像婴儿一样，一切都顺应着自然变化。正因为他无所作为、一切顺应自然变化，所以能成就一切、无所不为，就像麦苗不用去拔而会自然生长、以手助长会促其死亡一样。庄子发挥了老子的学说，更把圣人描绘成混混沌沌、无知无欲的模样。其弟子所著的《刻意》篇说：不磨炼志向而自然高洁，不追求仁义而自然修身，不求取功名而自然治世，不漂游江海而自然闲逸，不修炼气功而自然长寿，把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而什么东西都不会短缺，淡泊到了极点而美好的东西自然随从其身，这便是圣人的禀性。所以，圣人活着的时候，随着天的运行而自然运行；逝世的时候，随着物的变化而自然变化；静止的时候，随着阴气的柔性而自然安宁；行动的时候，随着阳气的刚性而自然波动。在幸福到来之先不强求得福，在祸患到来之前不制造祸端，有感而后响应，受迫而后运动。生活于世好像随风飘动，离世而亡好像风止物息，精神纯粹不杂，灵魂充沛不疲。他的存在好像虚空无有，与自然的禀性合为一体。

道家之所以如此看待圣人，与对整个寰宇的看法是贯通一致的。如前所述，老子认为，寰宇由无形状态无意识地生化出了有形的天地万物，这个过程是由“无”生“有”、“无为”生“有”的过程。因此，“无”及“无为”便成了有形天地万物之所以生成的渊源及根由。